京劇叢刊

第三十集

周仁獻嫂

戰渭南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三十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 海



京劇叢刊 第三十集

編 輯 者	中 國 戲 曲 研 究 院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577）[IV V 30]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54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1/16
1955年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100冊
定價 3,900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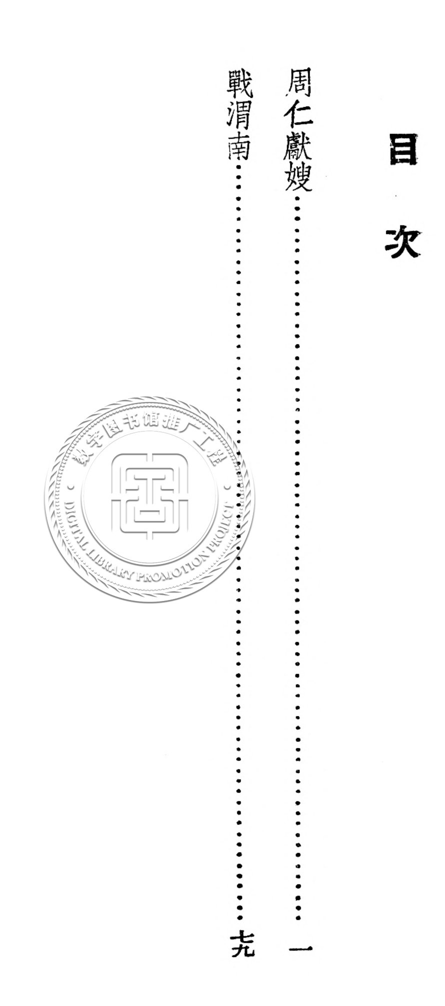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周仁獻嫂

前記

『周仁獻嫂』源出於崑曲『忠義烈』；是一個在各種地方戲曲中流傳較廣的傳統劇目。明嘉靖時，嚴嵩當權，朝臣杜憲被陷身死。其子杜文學之友鳳承東見杜家勢敗，遂往嚴府告密，謂杜將不利於嚴。嚴派校尉往逮文學，文學倉卒間託妻於其義弟周仁。嚴府總管嚴年，垂涎杜妻貌美，設計喚周仁入府，強予富貴，並以杜文學生死爲要挾，迫周仁獻出杜妻。周仁夫妻不肯趨炎附勢，周妻毅然代替杜妻懷刃上轎，謀刺嚴年；未遂，自刎而死。人皆以爲周仁獻嫂求榮，發生誤解。而杜文學由於周仁夫妻的仗義行爲終得立功授職。及至鞫訊全案，眞相大白，周氏義行，遂得彰著。

按此劇原無京劇本，自翁偶虹早年根據山西梆子改編爲『鴛鴦淚』後，始在京劇舞台流行。這個劇本就是根據翁本，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鄭亦秋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有下列幾點：

一、原劇，周仁與杜文學的關係，介於朋友、主僕之間。因之，周仁夫妻捨身救友自我犧牲的動

機，就會被奴隸道德、報恩思想所掩蓋。整理本中，明確了周、杜的朋友關係；並改動了周仁有意地激動妻子，使之代替杜妻的情節。

二、原劇，周仁被鞫，備受笞楚，昭雪受封後，傷重身死。不但情調過於低沉，而且誇張了周仁與杜文學之間的誤會，也影響了全劇的主題思想。因而改爲周仁未死。

三、原劇共爲二十五場，現將故事情節加以集中，壓縮爲十場。

周仁獻嫂

第一場

〔嚴年上〕

嚴　年：（念詩）天生一隻虎，爪牙似鐵鋼，
　　虎心雖寂寞，難免爪牙張。
咱，嚴年。自到嚴府，太師十分寵信。可恨杜憲與太師不睦，前數日太師上殿參奏，好個有道明君，卽日降旨邊疆賜死。太師上朝未歸，不免在府外伺候。

〔鳳承東上〕

鳳承東：（念）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嚴二爺！

嚴　年：鳳先生，許久不見，你往哪裏去了？

鳳承東：小人閑事忙碌，未來看望二爺。今日前來，煩勞轉稟太師，小人有好心當獻。

嚴　年：哦，有好心當獻？

鳳承東：正是。

嚴　年：進來講。

〔同入內〕

嚴　年：甚麽好心當獻？

鳳承東：小人與杜憲之子杜文學，乃是學友。杜憲問斬之後，我去他家，杜文學言道，太師尅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冤報仇。聞聽他言，杜憲生前還有密札到來，要他轉遞海瑞，上朝面君，彈劾太師。看來杜憲雖死，只怕此事未必甘休。小人特來告稟，太師也好作一準備；再求二爺在太師面前與我美言幾句，在太師足下願効犬馬之勞。

嚴　年：鳳先生，此乃大功一件。你且等候機會，我在太師面前，定要保薦於你。

鳳承東：多謝二爺。

嚴　嵩：（內）回府！

嚴　年：太師下朝來了，請躱避一時。

鳳承東：是是。（下）

〔『牌子』，四校尉、嚴嵩上，嚴下轎，入座〕

嚴　嵩：啊哈哈哈……

嚴　年：太師爲何發笑？

嚴　嵩：杜憲已死，又去了一個與某作對之人，怎不敎老夫心喜。

嚴　年：太師，斬草除根，防患未然，不可大意。

嚴　嵩：何出此言？

嚴　年：適才聞得密報，那杜憲之子杜文學言道，太師尅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寃報仇……

嚴　嵩：哼！好一個膽大的杜文學！

嚴　年：（靠近）太師，聞聽杜憲生前有密札到來，要他子轉遞海瑞，上殿面君，彈劾太師，此事不可不防。

嚴　嵩：啊？有這等事？不除海瑞、杜文學，誓不爲人也！

（唱西皮散板）

小嚴年把此事利害相告，

網中魚莫教他得水而逃。（四校尉暗上）

你與我領校尉把文學拿到！（遞令）

嚴　年：遵命。

〔四校尉、嚴年下〕

嚴　嵩：（接唱）斬斷了春前草莫再生苗。

坐大廳且候他消息回報，（入座）

我嚴家似洪爐頑鐵能銷。

杜文學：（內唱西皮倒板）

可恨嚴嵩太奸險，

〔嚴年、四校尉押杜文學上〕

杜文學：（接唱快板）

害我父子爲哪般。
男兒一死有何怨，（進門）
只恨寃屈腹內含。
猛然抬頭用目看，
只見老賊坐中間，
恨不得上前挖爾眼！（校尉攔阻）

嚴　嵩：（接唱搖板）
膽大奴才敢動蠻。
嚴年附耳囑一遍！（向嚴年耳語）

杜文學：（接唱）你縱狠毒我視死如還。

嚴　嵩：押下去！

〔校尉押杜文學下〕

嚴　嵩：嚴年，此事爾的功勞不小，老夫定要重賞於你。

嚴　年：啓太師，此事並非小人一人之功。小人有一好友，名喚鳳承東，與杜文學乃

是故交，此事幸得他來告密，又得他引路前往，故爾一捉卽至。

嚴　嵩：此人今在何處？

嚴　年：今在府外。

嚴　嵩：有功不賞，何以服衆。速喚鳳承東冠帶進見。

嚴　年：遵命。——下面聽者：太師有命，鳳承東冠帶進見。

〔鳳承東上〕

鳳承東：（念）藍衫今把紫袍換，富貴須待好機緣。——報！鳳承東告進。——參見太師。

嚴　嵩：下跪可是鳳承東？

鳳承東：正是小人。

嚴　嵩：起來。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　嵩：老夫捉拿杜文學，可是你前去引路？

鳳承東：正是小人引路。

嚴　嵩：你與他既是故交，爲何反來告密？
鳳承東：小人唯恐於太師不利，國家少一棟樑。除此禍根，萬民之幸。
嚴　嵩：啊哈哈哈……好一個萬民之幸。——來，與鳳承東看賞。
嚴　年：啓稟太師：鳳承東頗有才幹，不如留他在府作一幕客。太師鈞裁。
嚴　嵩：此乃廣開賢路之意，正中老夫心懷。——就命你在府中作一幕客。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　嵩：不消。——全憑識途老馬，
鳳承東
嚴　年：送太師。
〔嚴嵩下〕
鳳承東：換得嚴府烏紗。
嚴　年：嗯哼！
鳳承東：多謝二爺提拔。
嚴　年：鳳先生請坐。
鳳承東：謝座。

嚴　年：你昔日有何功名？

鳳承東：喏喏，小人是個秀才。

嚴　年：着哇，秀才人情紙半張耳。

鳳承東：哎呀呀，聽二爺之言，莫非有用小人之處？

嚴　年：正是有一事相煩先生，只是有干令友之妻，只怕不肯。

鳳承東：小人受二爺提拔，在嚴府作了幕客，此恩未報，當効犬馬之勞，休道是朋友之妻，便是小人的……

嚴　年：（擺手）哎……

鳳承東：但不知是哪一家？

嚴　年：就是那杜文學之妻杜娘子。

鳳承東：這……若說別家倒也罷了，那杜娘子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休道小人一個舌頭，便是三個舌頭，也說她不動的。

嚴　年：方才捉拿杜文學之時，覷見杜娘子生得十分的美貌，甚是愛慕，今日杜文學身入囹圄，難道就白白地放過不成！

鳳承東：二爺休得着惱，有救啊，有綏。
嚴　年：救在哪裏？緩在哪裏？
鳳承東：此事憑我去說，是不成的。他有一結義兄弟名喚周仁；方才捉拿杜文學之時，也曾聽他言道，要他妻到周仁家中暫住一時。我想若將周仁喚到府中，二爺與他一套富貴功名，然後說出此事，他不肯也要肯，不應也要應，二爺你看如何？
嚴　年：此計甚好，速喚周仁去者！
鳳承東：哎呀，去不成了。
嚴　年：怎麽又去不成了？
鳳承東：他若不肯前來，小人是扯他不動。
嚴　年：無妨，校尉進見！
〔四校尉上〕
四校尉：有何吩咐？
嚴　年：你等跟隨鳳先生去至周家，喚周仁前來見我，不得有誤。

四校尉：遵命。

嚴　年：鳳先生去喚周仁，不要驚壞了我那杜娘子。（下）

鳳承東：小人知道。（向校尉）列位隨我去者。

〔衆同下〕

第二場

〔周妻上〕

周　妻：（唱西皮原板）

嘆杜家一旦間遭賊陷害，

杜仁嫂哭啼啼避禍前來。

見此情不由人空自悲愾，

恨無有屠龍手斬盡狠豺。

唉！可恨嚴嵩老賊，害死了杜憲伯父，又將杜仁兄擄進府去，仁嫂來到我家避禍，可憐她聲聲悲啼，好不令人心酸，不免將仁嫂請出房來解勸一番。——

有請杜仁嫂。

〔杜娘子上〕

杜娘子：（念）無情風雨驟，摧毀連理枝。

周　妻：仁嫂請坐。

杜娘子：賢妹請坐。喂呀，……（哭）

周　妻：仁嫂不要啼哭，我丈夫出門探信，不久便回，少時便知明白的了。

杜娘子：賢妹哪裏知道，嚴杜兩家，舊有仇恨，家翁被害滇邊，也是嚴賊之計，今日擄去我夫，必然斬草除根，不會生還的了。

周　妻：仁嫂不必憂愁，吉人自有天相。

周　仁：（內）走哇。

〔周仁急上，進門〕

周　仁：哎呀仁嫂啊！愚弟奉命去至嚴府打探，聞說我那仁兄，已轉刑部會審，想那刑部之官，俱是嚴府一黨，我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杜娘子：喂呀……（哭）

校　尉：（內喊）哦……

周　仁：哎呀仁嫂！你聽外面人聲喧嘩，莫非嚴府的校尉他、他、他又來了！

周　妻：官人哪！我想嚴府校尉又非狠虎，縱是狠虎，有死而已，你爲何如此擔驚？如此駭怕？可笑你七尺之軀，一表男子，叫我這爲婦人的替你羞啊。

周　仁：娘子說得雖是，可知那嚴家虎狠，捉得人去，他又不教你死，也不教你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這不生不死的滋味，只怕難過的緊哪！

周　妻：這個……

鳳承東：（內）列位隨我來！

〔四校尉、鳳承東上〕

鳳承東：周仁開門來！

〔周仁示意，杜娘子、周妻下，周仁開門〕

鳳承東：仁兄請了。

〔周仁拂袖不理〕

鳳承東：仁兄，小弟特來請你。

周　仁：請我到哪裏去？

鳳承東：哪裏去？難道仁兄沒有眼睛嗎？你看我身穿大紅，頭戴烏紗，腰圍玉帶，喏喏，我已受嚴府提拔，作了幕客了。仁兄大才，我已在嚴爺面前，說了許多好話，你的前程，比我遠大，快快隨我做官去。

〔鳳承東拉周仁，周仁拂袖〕

周　仁：富貴於我如浮雲，你是何人，我是何人！

鳳承東：你眞是窮包了骨，我偏偏要換換你這個窮骨頭。隨我來。

〔周仁不動，鳳承東目示校尉〕

鳳承東：隨我來呀！

〔四校尉擁周仁，圓場〕

鳳承東：有請二爺。

〔嚴年上〕

嚴　年：（念）博得美人歡，須用計連環。

鳳承東：啓稟二爺，周仁到了。

嚴　年：叫他進來。

鳳承東：（拉周仁）來！見過嚴二爺。

周　仁：（無可奈何地）小生周仁，參見嚴二爺。

嚴　年：周仁少禮。哈哈哈……

鳳承東：來來，謝過嚴二爺。——叫你謝，你便謝了，自有你的好處。

〔周仁不動〕

鳳承東：謝、謝、謝！

周　仁：多謝嚴二爺。

嚴　年：不消，帶他後面更衣！

周　仁：且慢，小生進得府來，一語未談，教我更的甚麼衣呀？

鳳承東：好一個不明白的書呆子，嚴二爺知道你會辦大事，在太師面前，與你說了許多好話，你與我是一樣爲官的了。

周　仁：仁兄此言差矣。有道是：無才不爲官。

嚴　年：作了官，自然有你的才。

鳳承東：着哇！作了官，自有你的才。
周　仁：又道是：無功不受祿。
嚴　年：受了祿，自有你的功。
鳳承東：是呀！受了祿，自有你的功啊。
周　仁：小生縱然有才，縱然有功，也要二爺講在當面。
嚴　年：這個……
鳳承東：二爺，周仁是會辦事的，講講何妨。
嚴　年：好一個講講何妨。——來，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
嚴　年：周仁，我且問你，你與杜文學有何交誼？
周　仁：我二人乃同窗好友，弟兄相稱。
嚴　年：怎麽講？
周　仁：弟兄相稱。
嚴　年：嘟！既是弟兄相稱，他今有難，你便坐視不救嗎？看將起來，你是個無有良

心的。撤座！

周　仁：是是是。

鳳承東：你還不叩求嚴二爺，二爺自有解救之計。

周　仁：哎呀二爺呀！若能救得杜仁兄，小人情願毀身相報。

嚴　年：可是實言？

周　仁：句句實言。

嚴　年：來，再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但不知二爺怎樣的救法？

鳳承東：二爺自有營救之計，救得之後，你是怎樣的報答呀？

周　仁：二爺保得杜仁兄不死，周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鳳承東：既然如此，我與你實說了罷：只因嚴二爺，捉拿杜文學之時，窺見了杜娘子……

周　仁：（一驚）哦，杜娘子便怎麽樣？

鳳承東：我再與你實說了罷：二爺心中只是愛那杜娘子；你若將杜娘子送與嚴二爺，

周　仁：若不送呢？杜文學保得不死。

鳳承東：不送麽……連你也休想回去！

周　仁：哎呀二爺！想我周仁與杜公子同窗共讀，情深意重，結爲弟兄；如今他一家遭此慘禍，眼睜睜不能相救，小生若再乘人之危，將杜娘子送與二爺，豈不作了負義之輩，這良心何存！小生實實的不能遵命啊。

鳳承東：呀呸！甚麽是良心？良心是個紅的？是個白的？是個黃的？是個黑的？拿出來教我見識見識！你來看——（指衣冠）這才是良心哪！

周　仁：我實實的不敢遵命。

嚴　年：嗯！

（唱西皮散板）

膽大周仁不自量，
身在虎口敢雌黃；
手摸胸膛想一想，

周　仁：哦！
擋車螳臂自求亡。
（接唱）聽一言來魂魄喪，
身入牢籠無主張；
背轉身來暗自想——
無非捨身蹈義亡。
咬定牙關與賊抗——
鳳承東：你應下，今晚也要迎娶；你不應，今晚也要抬人。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才好。
周　仁：呀！
（接唱）花轎到門誰承當？
左思右想心神恍——
嚴　年：鳳先生，周仁他好不識抬舉！
鳳承東：那周仁如今是船頭上跑馬，走頭無路了。
周　仁：（接唱快板）

兩賊子說話似虎狠，
罷罷罷且自作虛謊，
逃出羅網再商量。
喚過鳳賊把話講，
鳳仁兄這裏來。

鳳承東：作甚麼？

周　仁：（接唱散板）
事要三思休要忙，
我今告辭回府往——

鳳承東：且慢，換了衣服再走。

周　仁：罷！
（接唱）且從賊子換衣裳。

鳳承東：後面更衣！
〔二校尉隨周仁下〕

鳳承東：恭喜二爺，賀喜二爺。

嚴　年：周仁應允了嗎？

鳳承東：應允了。

嚴　年：杜娘子幾時送來？

鳳承東：少不得三日之後。

嚴　年：你二爺如何耐煩！

鳳承東：今夜可好？

嚴　年：這便才是。待我去見太師，開脫杜文學的死罪。

鳳承東：二爺眞是言而有信的。

〔嚴年由上場門下，二校尉隨下〕

鳳承東：哈哈哈……想那周仁，夙日剛毅，今日被二爺這麼一吓，卑人這一哄，他竟自服服貼貼的聽了嚴二爺的吩咐。如此看來，這富貴麼——是好的，這勢力麼——也是好的。好的，好的喲……

嚴　年：（內笑）啊哈哈哈……

〔二校尉引嚴年持信上〕

嚴　年：（唱西皮搖板）

老太師果然有滄海之量，
憑一言開脫他死罪一行。
喜吟吟坐至在二堂之上。

鳳先生！

鳳承東：有。

嚴　年：（接唱）喚周仁我把那好事商量。

鳳承東：有請周仁兄。

〔周仁換裝上，翻水袖，激動地看官服〕

周　仁：（唱西皮原板）

換烏紗好一似頭頂罪狀，
穿官衣好一似身入沸湯！
我豈肯賣仁嫂把富貴妄想——

嚴　年：鳳先生，你看周仁，不曾爲官，換個官服，還要這樣慢騰騰的。

鳳承東：我把他好有一比。

嚴　年：比做何來？

鳳承東：猴子坐靈霄，畢竟毛手毛脚。

嚴　年：好一個毛手毛脚。

鳳承東
嚴　年：（同笑）哈哈哈……

〔鳳承東取鳳冠擺桌上〕

周　仁：（接唱）　又聽得二奸賊譏笑一場。
多謝二爺。

嚴　年：周仁，二爺的衣服，你換齊了？

周　仁：換齊了。

嚴　年：二爺的心事，你記下了。

周　仁：記下了。只是杜仁兄……

嚴　年：好！校尉的，這有小札一封，卽刻下在刑部，免去杜文學的死罪，發配邊疆。

教他照書行事。

校　尉：遵命。（下）

嚴　年：周仁，快快回去，今晚花轎迎娶。

周　仁：這個……

鳳承東：甚麼這個那個的，杜文學的死罪已免了，二爺的事也就該辦了。（遞鳳冠）你看見嚴府的衣冠，就要想起二爺的心事，快快回去，夜間同來吃酒啊！哈哈哈……

嚴　年：你要同來的呀！哈哈哈……

鳳承東：請請請！

〔鳳承東、嚴年下〕

周　仁：（震驚，一望，急出門，圓場，兩望）且住！想杜家世代忠良，一旦爲嚴賊所害，俺周仁恨無手刃嚴賊之力，也就罷了，怎能下井投石，將仁嫂獻於嚴賊，落一個見利棄義，賣友求榮！哎呀這……有了哇！我不免回得家去，打發仁嫂逃走，任那嚴賊將俺粉身碎骨，也不容賊稱心如意，縱然一死，也死得其所。我

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

（唱快板）

任賊仗勢行奸巧，
敢視富貴如蓬蒿；
見利棄義怎肯做，
生死關頭見故交。

〔扔鳳冠，欲行；突覺不妥，轉回，無可奈何地又拾起鳳冠〕

使不得呀，使不得！適才賺得那賊免去杜仁兄的死罪，若不獻出仁嫂，我死不足惜，只怕事又生變，杜仁兄性命難保！哎呀，這……唉！雖然賺出府來，還是走頭無路，不免回得家去，與我那娘子商議便了！（下）

第三場

〔周妻上〕

周　妻：（念）愁緒春蠶吐，血淚子規啼。

〔『亂錘』，周仁托鳳冠踉蹌走上〕

周　仁：娘子開門來，娘子開門來！

〔周妻開門，見周仁官服及手中的鳳冠起疑〕

周　妻：官人回來了！官人，官人請！

周　仁：（驚覺）請。

周　妻：官人請坐，官人請坐！

周　仁：（神情恍惚）哦，娘子請坐！

周　妻：啊官人，今早來了一夥人役，將你擄至嚴府，此時回來，倒換了一身榮耀，莫非你作了官了？

周　仁：（翻水袖，看官服，苦笑）我作了官了，我作了官了！

周　妻：但不知何人所薦，何人的提拔？

周　仁：鳳承東所薦，嚴二爺的提拔。

周　妻：啊？想嚴杜兩家，舊有仇恨，我夫妻與杜家交好，嚴府豈能不知，又怎能提拔於你？看你這般言語支吾，精神恍惚，這其中定有緣故，還不快快講來！

周　仁：哎呀娘子啊！今早鳳承東帶領一夥人役，將我扯到嚴府，見了嚴年，是他言道，他有愛慕仁嫂之意，令我回到家來，將仁嫂送上府去與他作妾，他便開脫仁兄的死罪，提拔我的前程。眼看今晚花轎就要到門，將仁嫂搭進府去！

周　妻：怎麼講？

周　仁：搭進府去。

周　妻：好好好，你辦的好事。近前來，有話問你！

周　仁：娘子有何話講？

周　妻：（打周仁嘴巴）哇！無有良心的禽獸啊！

（唱二黃快三眼）

罵一聲狠心賊天良俱喪，

我與你有甚麼夫妻情腸；

仁兄嫂待你我情深義廣，

嘆只嘆爲忠良無下場，被賊陷害，家破人亡，慘遭禍殃。

你不能救危困反助賊黨，

全不顧罵名兒天下傳揚。（行絃）

周　仁：娘子不要生氣，小生還有下情相告。

〔周仁欲向前解釋，周妻不容分說，舉手欲打，周仁以手遮面〕

周　妻：少講！

（接唱快三眼）

好男兒理應有風雲志向，

小小的七品官看也尋常；

何況那嚴府賊還有妄想，

你不該恩情忘，義氣傷，下井投石，賣友求榮，利祿心狂！

似你這負心人廉恥俱喪，

怕只怕到頭來無有下場。

周　仁：娘子啊！

（唱原板）

勸娘子休把我如此毀謗，

自古道臨難時須用智囊；
不應允他怎肯將我釋放，
又怎能免仁兄死罪一行！
因此上假應允逃出羅網，
回家來與娘子共作商量；
你就該且容我把詳情細講，
怒冲冲埋怨我於理不當。
我與那杜仁兄手足一樣，
又豈肯昧心腸，攀賊黨，忘恩負義，爲虎作倀，利祿心狂，我怎能喪
盡天良！

周妻：（唱散板）
聽一言不由人自悔魯莽，
啊官人，我見事不明，一時之氣，錯怪官人，這厢陪禮了！（周仁拭淚）官人
哪！

（接唱）還念在夫妻情莫記心旁。
啊官人，如此說來，你不曾貪圖富貴？

周仁：富貴焉動我心。

周妻：不曾賣友求榮？

周仁：怎敢見利棄義。

周妻：好一個有志氣的官人。既然如此，你就不該換上他嚴府的衣冠！

周仁：唉！好一個不解事的娘子，聽我道來：爲丈夫去到嚴府，那嚴賊不容分說，將這一套害人的富貴與我穿在身上；將這一行負心勾當，與我擔在肩上。我縱然不允，也無非一死；我死，嚴府也要來娶，這不死，嚴府也要來娶。爲丈夫死不足惜，可憐你與仁嫂，俱是女流之輩，怎敵得嚴府三拉四扯，倒不如先賺他免去仁兄死罪，回得家來與娘子商議此事，也好脫過今日之禍。

周妻：如此就該快快想主意才是。

周仁：眼看黃昏已近，至今我還是一籌莫展！

周妻：怎麽你無有主意？哎呀這……

〔二人作難，籌思〕

周　妻：有了，如若不然，你我夫妻與仁嫂一同逃走了罷！

周　仁：噯，好個糊塗的娘子！休道無有去處，縱有去處，那賊豈肯罷休，事必生變，慢說救不了杜仁嫂，只恐杜仁兄的性命難保。

周　妻：如此說來，走不得？

周　仁：本來是走不得。

周　妻：哎呀，這這這……

〔二人作難，再想〕

周　仁：有了，如若不然，教仁嫂暗懷利刃，刺殺嚴賊，縱然一死，也落個替夫報仇，流芳百世。

周　妻：唉，好個不明白的官人，杜仁兄在患難之中，將仁嫂託寄我家，倘若仁嫂一死，豈不被旁人笑罵你我，就是仁兄面前，你我也無法申辯。

周　仁：如此說來，使不得？

周　妻：本來是使不得。

周　仁：哎呀，這這這……唉！嚴嵩，老賊！你害得我這死——死不得；這走——走到哪裏？

周　妻：這不死不走呢？

周　仁：這不死不走麼……（焦灼無策）唉！

周　妻：啊？官人休要着急，事到如今我倒有個兩全之計。

周　仁：甚麽兩全之計？

周　妻：要救得仁兄，保全仁嫂，除非今晚我替……

（周仁急擺手，兩望）

周　仁：替甚麽？

周　妻：替她前去。

周　仁：嘍，這如何使得？

周　妻：官人哪！獻嫂於心何忍，不獻勢又不成，輾轉苦思不得良計，倒不如爲妻身懷利刃，替仁嫂前去；待入洞房，這一刀將嚴賊刺死，除了後患，不但全了朋友的義氣，也免得官人你這般生死無路了！

周　仁：娘子啊！凜凜大義，我豈不知，只是這替死之事，叫爲夫我怎忍放你前去。

周　妻：官人哪！事到如今，顧了夫妻，顧不了朋友；顧了恩愛，就顧不了義氣；如今事已危急，不必多想，但能全了朋友的義氣，我縱死九泉也得甘心瞑目。我死之後，你續一房妻子，也好接續後代香煙。夫哇！你要保重……

周　仁：（哭）妻呀……

周　妻：唉，官人哪！

（唱二黄散板）

今日裏全忠義死無餘恨，
又何必哭啼啼痛放悲聲；
縱有那千萬語難以說盡，
望我夫且捨棄兒女之情。

周　仁：（接唱）背轉身來罵奸佞，
害得我夫妻兩離分；
生生割捨心何忍，

周　妻：（接唱）不捨爲妻勢不成！
周仁妻：（同唱）夫妻們只哭得淚如雨傾！（哭頭）我的夫妻呀！

〔杜娘子上〕

杜娘子：（接唱）聞悲聲不由人暗自心驚。

賢妹！

周仁妻：（驚覺，拭淚）哦！仁嫂到了。

杜娘子：賢弟，你二人爲何抱頭痛哭，這是甚麼緣故？（想）莫非我家官人，有何凶險？

周　仁：唉！我那杜仁兄已然有救，不日發往邊疆去了！

杜娘子：賢弟何以知曉？

周　仁：適才被嚴府請去，故爾知曉。

杜娘子：何人相救？

周　仁：唉！也算是我夫妻相救！

杜娘子：啊？這就不對了。賢弟又不曾認識嚴府，救在哪裏？

周　仁：這個……

杜娘子：（打量周仁）哎呀，怪呀！半日不見，賢弟換了這一身榮耀，莫非你作了嚴府的官了？

周　仁：（含糊地）我作了官了！

杜娘子：作了官，是哪個提拔的？

周　仁：這個……

杜娘子：看你欲言不言，欲語不語，我倒明白了。莫非趁着我家有難，有賣友求榮之心？想我一家被賊害得這般光景，你還忍心欺瞞於我，倒不如待我碰死了罷！

周　妻：仁嫂啊！

（唱西皮快板）

仁嫂休要胡亂猜，
細聽小妹說開懷；
嚴家的奴才把良心壞，

杜娘子：（接唱）

張牙舞爪似狠豺；
那嚴年又把仁嫂愛，
他要你與他配合諧。
強逼我夫換袍帶，
今晚花轎上門來；
我聞言氣得牙咬壞，
豈肯仁嫂嫁鴛駘；
因此將你來替代，
看一看巾幗俠義才。
賢妹情意雖慷慨，
自家禍事自家裁；
家翁已被嚴賊害，
飲恨含寃地下埋。
我夫刺配千里外，

周　仁：（接唱）

不知何日轉回來；
嚴年旣然逞無賴，
我教他一命喪泉台！
仁嫂休要做此態，
患難託妻怎忘懷；
仁嫂寬心且忍耐，
杜家終有好信來；
毁身取義古訓在，
何必苦苦費思裁！

〔內鼓樂聲〕

周　仁：哎呀妻呀！你聽鼓樂喧天，想是嚴府的花轎它……來了！
周　妻：待爲妻前去收拾收拾。
杜娘子：且慢！想此事乃是我家之禍，豈肯連累賢妹，我收拾去了！（下）
周　仁：杜仁嫂執意要去，如何是好？

周　妻：無妨，你在此攔阻於她，我去了！

（唱西皮散板）

再不想今日裏鳳冠又戴，（二人抱視難捨）

聽鼓樂一陣陣刺我心懷！（下）

〔『吹打』，鳳承東領人役、轎子上〕

鳳承東：周仁兄開門來。

周　仁：是哪個？

鳳承東：嚴二爺花轎到了，快快開門。

周　仁：罷！（開門）

鳳承東：杜娘子可曾穿戴整齊？

周　仁：穿戴整齊。

鳳承東：快請上轎，二爺等的不耐煩了！

周　仁：鳳仁兄，我那杜仁嫂本是名門閨秀，此番侍奉嚴府，未免有些羞容，請仁兄門外伺候如何？

鳳承東：是呀，又做二番新人，難免是害羞的，這却使得。待我外面等候。（出門）

〔鼓樂中周仁向杜娘子房中一望，轉身，周妻穿戴上，夫妻撲抱，相對木然，哽咽，抱泣，拜別，依依難捨；杜娘子急上〕

杜娘子：待我去！

〔周妻急甩周仁，出門，上轎；杜娘子欲追，周仁急遮擋，推杜下。周仁出門，花轎下。周仁呆立若失〕

鳳承東：周仁兄，事已辦成，爲何煩悶？來來來，請吃喜酒去。

周　仁：小弟有事，不能奉陪。

鳳承東：你與二爺辦成此事，正是奇功一件，你若不去，二爺必要責我不懂人情，快快隨我來喲。

〔推周仁同下〕

第四場

〔『吹打』，嚴年穿紅官衣醉態上；鳳承東、周仁上，鳳承東向嚴拜賀。周妻乘轎

上，過場下〕

嚴　年：（向鳳、周）你二人在此飲酒，二爺要到洞房去了。哈哈哈！（下）

〔周仁一望，垂頭〕

鳳承東：周仁兄，從此以後，你與嚴二爺便是親戚了，可喜可賀，我敬你三杯，快快飲酒。

周　仁：哦，飲酒！

鳳承東：飲酒。

周　仁：（冷笑）好，飲酒哦！

（唱西皮原板）

霎時間心兒內橫穿萬箭，

手舉杯口咽酒哪辨苦甜；

一陣陣暗自驚向外窺探——（出門，鳳承東追出拉住）

鳳承東：周仁兄，哪裏去？還是飲酒解悶罷。

周　仁：飲酒啊！

（接唱）又聽得鳳承東言語糾纏。
怕只怕今夜晚風雲變幻——（出門，又被鳳承東追出拉住）

鳳承東：還是飲酒啊！

周　仁：（接唱）到此時不由人暗把心擔。
（周仁心緒煩亂，不支，伏桌前，鳳承東亦醉）

嚴　年：（內）哎呀！
（『亂錘』，嚴年帶傷痕跑上）

周　妻：（內）賊子哪裏走！
（周妻追上，追圓場）

周　妻：（唱快板）
狗奸賊命喪在今晚，
短刀在握照眼寒；
好好鴛鴦你拆散，
要爾人頭報仇寃。

〔『亂錘』，嚴年入內，撲奔桌前，拍案；周仁、鳳承東驚醒；周妻追入，一刺，兩刺；嚴年推開周妻〕

嚴年：嘟！大膽周仁，把一個瘋婆送上花轎，你二爺險些喪命，是何道理？

周妻：住了，我乃杜大人之媳，杜公子之妻，怎說是瘋婦。看刀！

〔撲奔嚴年，嚴年急閃躲；再刺鳳承東，刺空；推開周仁，復刺嚴年；嚴年急躲〕

嚴年：嘟！大膽周仁，這婦人夙日性情，你必知曉，為何不告你二爺知道？今日行此意外之事，想是你與她同謀！

周仁：小人不敢。

嚴年：你與我講，你與我說，你要與我——問哪！

周仁：是是是，我上前相問哪。——啊仁嫂，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了。二爺與你無仇，小生與你無寃，我家兄長發配邊疆，凶多吉少，將你送與嚴二爺，享受榮華富貴，哪些兒不喜，何等兒不樂！你今日行此意外之事，把我周仁一片好心，豈不，豈不付於流水。

周妻：住了！周仁哪，賊子！

周　仁：罵上我來了。

鳳承東：你原是該罵的。

周　仁：罵也要個明白。

周　妻：我怎不明白！想當年你與我家丈夫同窗共讀，結爲異姓弟兄，如今我家遭此大禍，骨肉分離，我丈夫將我託寄你家，指望你念在結拜之情，誠意照看；你不該貪圖嚴賊的小小前程，將我獻與賊子，只顧你貪圖富貴，哪管人家生死存亡！似你這樣下井投石，無義小人，我恨不得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抽爾之筋，飲爾之血，方消我心頭之恨！——天哪，天！天若有靈，刀若有眼，助我今日成功，先殺嚴年！再殺周仁！還要殺那搬動是非的鳳承東也！

（唱快板）

狗賊子妄想行霸道，
怎知蒼天也不饒；
今日是你死期到，
攝魂使者下九霄；

休要喧呼休要叫，
準備你血洗我刀！
看刀！
〔『亂錘』，撲奔嚴年，嚴年等逃出，周妻追出；四校尉分上，踢倒周妻〕
嚴　年：拿下了。
〔四校尉奔向前，周仁左右攔住〕
周　妻：（見狀，毅然）夫……
〔周仁急回望，周妻自刎〕
周　仁：哎呀！（奔向周妻）
嚴　年：嗨！
〔周仁撲跌倒地〕
校　尉：（圍住周妻）死了！
嚴　年：（看）好一個花容月貌的美人哪，美人哪！
鳳承東：二爺不要哭了。適才她手執鋼刀，吓得二爺是這樣嘚嘚嘚，還哭她則甚！

嚴　年：是啊，這個不知趣的婆娘，只有可恨，哪有可憐。該死的東西！

周　仁：仁嫂啊，仁嫂！

嚴　年：嘟，大膽周仁，你與二爺辦的好事，險些命喪她手！——鳳承東，與我轟了出去！

鳳承東：二爺不要生氣，後面歇息，待我向前。

嚴　年：哎呀，險哪！（欲下，旋又轉身）鳳承東，將周仁與我轟，與我趕，趕出他去。反不了你們！（下）

鳳承東：二爺不要生氣，待我向前。——書呆子，這一件小小的事兒，辦得這樣不明不白，嚴府哪有你的烏紗！哪有你的官服！與我脫，（脫周官服）與我摘，（摘周紗帽）與我走，（推周仁）走！你眞眞的是個書呆子，窮包了骨頭，不會辦事，快快與我出去罷！（推周仁出門）嗯哼！

〔搖搖擺擺地走下〕

周　仁：（一望）妻呀！（內喊聲，回頭看望）嚴府不敢高聲哭，哭斷咽喉痛斷腸！苦命的妻呀！（下）

第五場

杜文學：（內）趲行者。

〔二解差、四兵士押杜文學上〕

杜文學：（唱二黃散板）

遭不幸老爹爹邊疆被害，

恨嚴賊捉拿我又起禍災，

雲漫漫路迢迢家鄉不在——

〔王四公上〕

王四公：杜公子，老漢有禮。

杜文學：啊？

（接唱）四公到此爲何來？

四公到此何事？

王四公：想公子今日被害，老漢心懷不平，平日積了些散碎銀兩，贈與公子，以爲路

費。

杜文學：（看了解差一下）這個……

王四公：二位這裏來。

公　差：甚麽事？

王四公：杜公子被屈含寃，二位也是知道的；老漢這裏有一茶之敬，贈與二位，一路之上，多加護持，料無推却的了。

公　差：（收銀）好，好，有話快點說罷！

王四公：杜公子，銀兩在此，請收下罷。

杜文學：愧領了。

（唱散板）

多謝你贈紋銀俠義慷慨，

王四公：（接唱）你本是忠良後理所應該。

杜文學：（接唱）縲絏中難施禮默把恩戴，

王四公：公子啊！

（接唱）　但願你此一去早日回來。

杜文學：四公，自我被捉之後，可聽見我家中的消息無有？

王四公：這個……

杜文學：啊？莫非有了甚麽意外之事？

王四公：這……

杜文學：你，你快快講來！

王四公：哎呀公子啊！自你被捉之後，那嚴年賊子，將周仁喚至府中，贈與他一套富貴，那周仁竟自貪圖利祿，與嚴賊定下一計，將你家夫人送進嚴府，與那嚴賊作妾。好個貞節夫人，暗藏短刀一把，洞房之中，只望刺死嚴賊，誰想反被嚴賊奪身逃走，你家夫人，萬般無奈，她就一刀……

杜文學：怎麽樣？

王四公：她自刎一死了！

杜文學：哎呀！

〔杜文學昏倒，解差急扶〕

王四公：公子醒來！

杜文學：（唱二黃倒板）

聞此言猶如霹靂震，

妻呀！

（接唱散板）

嘆我妻全節義玉碎珠沉！

賊周仁他不該良心喪盡，

貪富貴負恩義攀附賊人。

我的妻好貞烈刀頭自刎，

有一日得活命恩仇要報清。

四公，那周仁如此昧心負義，有朝一日，我若不死，定報此仇。

王四公：定報此仇！

杜文學：老丈，後會有期！

〔杜文學、二解差同下〕

王四公：看杜公子揚長而去，令人可敬。我想嚴杜兩家之事，倒也罷了，只有這負義的周仁，他不該賣友求榮，將杜娘子斷送嚴賊之手。我不免趕至他家，飽打周仁一頓，以洩我心中不平之氣。呃，我就此走！（氣抖下）

第六場

〔周仁上〕

周　仁：（念詩）蒼狗白雲變化多，世路人情可奈何，

鴛鴦瓦冷風吹墮，鳳凰台上雨滂沱。

可嘆我妻刺賊未成，死在嚴府。是我追踪郊外，將屍體葬埋，看看風平浪靜，不免趕回家去，告與我那仁嫂知道。我走啊，我走啊，呃，我要走啊！（『水底魚』，走圓場）來此已是。——仁嫂開門來，仁嫂開門來，仁嫂與我（三鑼）開門來！（垂頭喪氣，呆立門前）

杜娘子：（內）來了。

（上唱西皮搖板）

耳聽得叩門聲心慌意亂，
戰兢兢問何人叩我雙環？
外面何人叫門？

周　仁：仁嫂，我周仁回來了。
杜娘子：哦，周賢弟回來了。
周　仁：正是。
杜娘子：待我與你開門。

〔周仁進門〕

杜娘子：賢弟請坐。
周　仁：仁嫂請坐。
杜娘子：賢弟，嚴府之事怎麽樣了？
周　仁：仁嫂你問我？
杜娘子：是呀，爲何這等模樣？
周　仁：哎！仁嫂啊！

（唱南梆子）

未開言不由人心驚肉跳。

內　：（喊聲）哦……

〔周仁疑門外有人，一驚，躲向椅後，略鎮定，復坐〕

周　仁：（接唱）險些兒夫妻們同把命拋。

嘆拙荊刺奸賊未曾收效，

杜娘子：（夾白）刺賊未成，她往哪裏去了？

周　仁：（接唱）可憐她飲利刃玉碎香消。

杜娘子：喂呀，賢妹呀！

（唱搖板）

聽一言不由人傷心淚掉，

分明是爲替我慘把禍遭，

哭一聲俠義妹有話難表，（哭頭）周賢妹呀！

〔『掃頭』，王四公急上〕

王四公：啊！周仁開門來，周仁開門來，快快的開門呀！

〔周仁一驚，示意杜娘子下〕

周　仁：門外是哪個？

王四公：門裏是哪個？

周　仁：你問我作甚？

王四公：你問我何來？

周　仁：我問個明白，方能開門。

王四公：你只管開門，自然相識。

周　仁：你不說，我便不開。

王四公：你不開，我便要打。

周　仁：慢來，慢來，待我與你開門。

王四公：哪怕你不開！

周　仁：（開門）是哪個？

王四公：（進門）你、你、你是周仁？

周　仁：我、我、我是周仁。

王四公：好周仁！

〔打周仁，跌撲，再打；杜娘子自下場門上，擋住〕

杜娘子：啊那一老丈，瘋瘋癲癲舉棍就打是何道理？

王四公：周仁！你不該賣友求榮，貪圖嚴府的富貴，將杜娘子送上嚴府。是我抱不平來的，休得攔阻，待我重重的打他幾下，以消我心中惡氣！

杜娘子：老丈不要魯莽，容我慢慢講來。

王四公：不要攔阻於我！

杜娘子：哎，老丈啊！

（唱西皮原板）

勸老丈你不必怒氣滿懷，

王四公：我不氣，你怎麽？

〔王四公欲打，周仁一驚，甩掉帽子，甩落鞋〕

杜娘子：（接唱）細聽我把此事說個明白。

周賢妹——

〔王四公舉棍，杜娘子攔，周仁躲閃，坐地〕

杜娘子：（接唱）周賢妹她替我鳳冠來戴，

刺嚴賊——

〔圓場，各亮像〕

杜娘子：（接唱）刺嚴賊事未成自刎庭階。

勸老丈莫把我周家叔怪，

他夫妻全忠義生死分開。

王四公：如此說來杜娘子未曾死？

杜娘子：未曾死。

王四公：現在哪裏？

杜娘子：實不相瞞，我就是文學的妻子。

王四公：哦，你就是杜娘子。——哎呀！

（唱搖板）

聽一言才知情把他錯怪，
周　仁：你錯怪我了。
王四公：（接唱）他的妻可算得俠義裙釵。
周　仁：老丈，你也錯打了我了。
王四公：（接唱）看起來那嚴賊被你瞞蓋。
〔周仁急攔，出門，兩望，入內〕
周　仁：瞞蓋嚴府，是我周仁小小的一點急智呀。
王四公：好哇！
（接唱）你夫妻全大義我敬重於懷。
啊，周仁，只聽旁人傳說，錯怪於你，喏喏喏，這廂與你賠禮。（周仁急躲）
啊？老漢與你賠禮，你閃躲作甚哪？
周　仁：老丈你不打我了？
王四公：不打你了。
周　仁：你不怪我了？

王四公：不怪你了。

周　仁：我的腿歷，也被你打壞了哇！

（唱搖板）

盡忠義只落得聲名敗壞。

杜娘子：（接唱）到日後自有個霧撥雲開。

王四公：（接唱）勸周仁且把那時光忍耐。

杜娘子：（接唱）辨忠義報寃仇待我夫來。

王四公：着哇，有朝一日，杜公子回朝，你這一片忠義之心，他必然明白的。

周　仁：只怕未必？

王四公：有準！

周　仁：有準？

王四公：有準！

周　仁：有準……（撫腿，落淚）

王四公：周仁不必傷心，好生將養，老漢要告辭了。

周　仁：且慢！小生有心事一樁，不好啓齒。
王四公：但講何妨。
周　仁：嚴府耳目甚衆，此事走漏風聲，再來我家索要仁嫂，我周仁是無有第二個妻室的了。
王四公：莫非要杜娘子避避風聲麽？
周　仁：正是。
王四公：老漢家中，只有一個媽媽，年過半百，若肯移住我家，那粗茶淡飯，老漢情願奉養。
杜娘子：萍水相逢，怎好打擾。
王四公：忠義之家，人人可敬，況與公子舊日相識，何言打擾。
周　仁：旣蒙老丈金諾，我了却一樁心事。
王四公：此時日已西斜，路上行人稀少，正好行走。
杜娘子：多謝老丈。
王四公：唉！渭涇淸濁辨識難，

杜娘子
周　仁：滿腹冤情淚闌干！（哭）

王四公：不要啼哭，隨我來呀。（下）

周　仁：仁嫂保重！

杜娘子：叔叔保重！（拭淚分別，下）

周　仁：（摸撫腿傷）唉，好一個直爽的老丈，進得門來，不問青紅皂白，將我便是一頓飽打，豈不冤枉，豈不冤枉……唉，說甚麽冤枉不冤枉，有朝一日，杜仁兄回來，自有表明心跡之時，這一頓飽打，值得甚麽，又值得甚麽！（腿痛）哎喲！（四顧）唉，妻呀！（下）

第七場

海　瑞：（內唱西皮倒板）
　　風捲黃葉舞滿天。
〔四老軍、中軍、海瑞上〕

海　瑞：（接唱快板）

陣陣秋風透衣寒。
只為忠心把君諫，
被貶邊關去平蠻。
三千老弱迎風顫，
猶如驅羊與虎餐。
滿腹怨氣把路趲——

〔二解差押杜文學上〕

海　瑞：（看）啊！

（接唱）好似賢侄在道邊。

中軍！喚他轉來！

中　軍：（向解差）轉來。

〔二解差、杜文學轉回〕

海　瑞：啊，你不是杜賢侄麽？

杜文學：你……你是海伯父。

杜文學：伯父
海瑞：賢侄呀！（對泣）

海瑞：快快與公子去了刑具。

解差：這……啓大人：走了命犯，小人吃罪不起。

海瑞：嗯！走了命犯，走不了老夫。還不快快鬆刑！

〔解差鬆刑〕

海瑞：賢侄爲何身戴枷鎖來到邊疆？

杜文學：嚴賊害死我父之後，又把小侄發配邊疆。伯父帶領人馬欲往何處？

海瑞：哎呀賢侄呀！只爲你父含寃被斬，老夫上殿奏本，不想聖上聽信老賊之言，反怪我毁謗大臣，推出午門問斬，多虧太子保奏，免了死罪，命我帶領三千人馬，前去征蠻收服張武烈，如若不然，唉！也要與你父一樣問罪的了。

杜文學：伯父不必憂煩，想那張武烈，昔年被嚴嵩趕出科場，投河欲死，多虧小侄救他性命，又薦在我父部下，待小侄去到陣前，看他有何話講！

海瑞：好，原要賢侄相助。——解差過來！就留公子隨軍効力，到了邊疆與你批稟回文。

解　差：小人遵命。

海　瑞：來，與公子帶馬！哈哈哈……

（唱搖板）

喜遇賢侄精神爽。

杜文學：（接唱）絕處逢生在邊疆。

海　瑞：（接唱）賢侄一同把馬上。

〔四老軍、中軍、二解差下〕

杜文學：（接唱）襄助年伯到戰場。

〔海瑞、杜文學下〕

第八場

〔嚴年上〕

嚴　年：（唱西皮搖板）

一場好事成空想，

書呆子作事太荒唐。

張　懷：參見二爺，邊關王卞將軍有信到來。

〔張懷持信上〕

嚴　年：呈上來！

張　懷：二爺請看！

嚴　年：（接信，念）急呈京都嚴府。密……（頓住，向張懷）退下！

〔張懷下〕

嚴　年：（拆信，念）『杜文學發配中途得遇海瑞，同至邊關。陣前說降張武烈，平蠻立功，昨已登程奏凱還朝……』（意外，再看）『陣前說降張武烈，平蠻立功，昨已登程奏凱還朝……邊關總兵王卞拜』（大驚）啊！（信落地）竟有此事！

〔鳳承東急上〕

鳳承東：哎呀二……爺，大大事不不好了！

嚴　年：（急問）爲何這等模樣？

鳳承東：適……才小……人在……

嚴　年：嘍，喘息定了再講！

〔鳳承東喘息〕

嚴　年：你講啊！

鳳承東：適才小人在酒樓飲酒，只聽行人喧嚷，都道海瑞大人奏凱還朝，小人推窗一望——哎呀二爺呀！只見百姓夾道歡呼，杜文學乘騎高頭大馬，旌旗招展，一夥軍卒前護後擁，竟自穿街而去！

嚴　年：呀！

（唱西皮散板）

果然是杜文學回朝轉堂，

不由我一陣陣暗自驚慌，

奪妻之仇他怎能忘——

鳳承東：二爺他此番回來上殿面君，必然是加官進爵，豈能不報他妻之仇，只恐小人不得活命了！

嚴　年：（轉念）㖸！

（接唱）有太師來作主料也無妨。
不必驚慌，有太師作主，他縱回來又待何妨。

鳳承東：哎呀是啊，我也吓糊塗了，他縱回來，太師也容他不得，堂堂嚴府的幕客我怕他則甚。

嚴　年：嗯，不必驚慌，太師下朝再從長計議。

（中軍、四校尉上）

中　軍：杜大人今奉聖諭，親審謀害杜元帥全家一案，來，將嚴年、鳳承東拿下了！

嚴　年：且慢！堂堂太師府，豈容爾等胡亂捉人！

中　軍：哼，那嚴嵩已然扳倒……

嚴　年：啊！

中　軍：聽候發落，你還在作夢！

嚴　年：杜憲私通蠻營有謀反之意，國法難容，與我等何干？

中　軍：杜文學發配邊疆，杜娘子被迫身亡，可是爾等所爲？

嚴　年：……

鳳承東：哎，此事乃周仁主謀，與我等無干哪。

嚴　年：着哇，與我等無干。

中　軍：事到如今，豈容爾等狡辯，法堂辯理，綁了。

嚴　年
鳳承東：嘿！

（衆押下）

第九場

（二差人押周仁過場下）

（王四公急上）

王四公：罷了哇，罷了！適才聽得人說，杜公子說降張武烈，平蠻得勝而歸，子襲父職，將周仁、嚴年、鳳承東一併捉拿，親自審問，我想周仁，俠腸義骨，今世少有；老漢誤聽人言，錯報一信，公堂之上只怕杜公子饒他不過。有了，待老漢趕到家中，帶了杜娘子去至大堂與周仁申冤便了。（急下）

第十場

〔八兵士、四校尉持棍，中軍、杜文學着官服，『急急風』上；升堂，入座〕

杜文學：帶嚴年、鳳承東！

〔嚴年、鳳承東押上，嚴年立堂前〕

衆　軍：當堂有刑。

杜文學：鬆刑。——膽大嚴年，霸佔我妻，還敢立而不跪？

嚴　年：住了！你盟弟周仁作主，明媒正娶，怎說霸佔？

鳳承東：是啊，杜仁兄，此事是周仁主持，與我等無干啊！

杜文學：啷！你這賊子，投靠嚴賊捉拿於我，又賄買周仁謀佔我妻，分明勾串一氣，還敢強辯！

鳳承東：哎呀仁兄啊，弟投靠嚴府只爲衣食餬口一時之計耳。

杜文學：哼，好個一時之計！——來，將二賊押在堂口，問過周仁，一齊問斬！

〔押鳳承東、嚴年下〕

杜文學：（氣沖沖地轉案前坐）帶周仁！

（押周仁上）

中　軍：當堂有刑。

杜文學：鬆刑。

周　仁：哎呀妙哇！我家仁兄做官回來，便是這等威風煞氣，待我向前！——啊仁兄你回來了！……（杜不理）仁兄你辛苦了！……（杜不理）啊仁兄你辛苦了，你做了官了！

杜文學：呸！（踢倒周仁）好、好、好賊子！

（念『撲燈蛾』）

賊子太欺心，太欺心！
空有衣冠枉爲人，枉爲人！
今日公堂伸仇恨哪！
恨不得五牛把屍分！

看棍來！

（近打，周仁奪棍）

周　仁：仁兄休要動怒，容我講話。

杜文學：事到如今你還有甚麽分辯？

周　仁：容我講個明白！

杜文學：呸！着打！

（唱西皮散板）

手拿刑棍罵周仁，

竟將我妻獻仇人，

善惡到頭有報應——

（打周仁，周仁倒地；王四公帶杜娘子『掃頭』上）

（王四公急抵棍）

王四公：（急視周仁）周仁，老漢我害了你了！

（杜文學、杜娘子對望）

杜文學：你不是我妻麽？

杜娘子：正是。

杜文學
杜娘子：呀……（抱泣）

杜文學：你爲何還在呀？

杜娘子：哎呀官人哪！那刺賊未成，自刎嚴府的乃是周賢弟之妻替我前去的呀！

杜文學：哎呀！（撲向周仁）賢弟，愚兄錯了……

王四公：嘜，打周仁也是你，哭周仁也是你，你這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麼？

杜文學：啊，你不是王四公麼？

王四公：正是老漢。

杜文學：你報事不明，陷我於不義了！

王四公：我也是後來才明白的呀，看周仁還有氣息，速速將他喚醒！

杜娘子
杜文學：賢弟醒來！

周　仁：（唱西皮倒板）

一霎時打得我咽喉氣斷，

〔『亂錘』，周仁坐起，甩髮，杜夫婦雙雙扶起周仁〕

周　仁：（接唱散板）

身悠悠魂渺渺飛上九天。

猛然間睁開了昏花眼，（甩髮、左右看）

又只見仁兄嫂站立面前，

滿懷中心腹事欲說又嚥，（指天、指地、指左、指右、指口自示）

恩與仇忠與義你自問心田。

王四公：（接唱）是老漢錯報信你莫將他怨！

杜娘子：（接唱）似這樣性魯莽你怎樣爲官！

杜文學：唉！

（接唱）錯怪了周賢弟悔之已晚，——

（示王四公攙周仁）

杜文學
杜娘子：（同唱）撩衣裙同跪在賢弟面前。

王四公：周仁，他夫妻跪下了！

周　仁：（一看、驚）

（唱散板）

周仁、杜文學、杜娘子：到此時說甚麼恨和怨——（攙扶、相視、對泣）

杜文學：（同唱）兄嫂賢弟呀……（抱泣）

杜文學：賢弟，恕愚兄之過。

周　仁：唉！

（接唱）我只求明心跡別無他言。

杜文學：賢弟呀！

（接唱）說甚麼明心無他言，

難報賢妹的恩如山。

若無賢夫妻來救挽，

又怎能扳倒嚴嵩（周仁驚聞猛立，衆急扶）報仇寃！

周　仁：怎麼，嚴嵩扳倒！

衆　：扳倒了。

周　仁：（激動）老賊你……也有今日啊！

（唱散板）
聞此信這才得心足意滿，
縱受盡千般苦復何怨言——（向杜文學）
寃要報來仇要算，
就該捉拿賊嚴年！

杜文學：來！（接唱）帶上鳳、嚴二兇犯——
〔兩邊押鳳承東、嚴年上〕

周　仁：啊！（唱快板）
一見二賊氣沖天，
今日法堂見了面，
血仇寃債要報還。
恨不得挖却爾雙眼——

鳳承東：啊周仁兄，還要念在當年之情，饒恕了小弟罷。

周　仁：呸！

（接唱）　有何面目提當年。

杜文學：嘟！膽大二賊，害得我刺配千里，又害死了周娘子性命，還敢誣賴好人，今日法堂之上，還有何理辯？

鳳承東：啊仁兄，小弟又何曾害死過周娘子，縱然治罪，也要問個明白。

杜文學：（冷笑）嘿嘿嘿，二賊枉想強賜富貴，霸佔我妻，怎知周賢弟夫婦捨身相救，反賺出我的性命。今日天網恢恢，爾等還有何話講！

鳳承東：啊，……望仁兄網開一面，寬恕才是。

杜文學：無義賊子，哪裏容得。——來，將鳳承東、嚴年押下開刀！

衆　：啊！

（押嚴年、鳳承東下，起鼓）

杜文學：啊賢弟，二賊伏罪，弟婦大仇得報了。

周　仁：哎！眼見二賊斬首，大仇已報，只可惜娘子你要知也無從知，要見也無從見

了哇！

王四公：周仁不要傷感，你夫妻忠心爲友，義氣週全；如今大仇已報，你那娘子縱死九泉，也得甘心瞑目的了。

杜文學：賢弟夫婦仗義捨身，使愚兄終生難報，你要多加保重，待愚兄明日設祭，一同追奠賢妹在天之靈！

周　仁：唉！想當初嚴年喚我入府，強賜富貴，我心中是何等的不安，何等的不悅！今日仁兄一家團聚，奸賊伏罪，娘子啊娘子，你在九泉之下，也該安心瞑目的了，今日我必須大笑三聲，哈……

〔周仁幾不支，衆急扶〕

衆　：保重了。

杜文學
杜娘子：賢弟請上受我夫婦一拜！

〔衆同下〕

——劇　終——

戰渭南

前　記

『戰渭南』取材於『三國演義』。描寫馬超爲報曹操殺父之仇，會合西涼太守韓遂，攻入潼關，屢敗曹操；最後戰於渭河，因中曹操反間計，馬超、韓遂發生內訌，勝利之局卒遭失敗。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洪春、茹元俊、蘇維明、何金海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戰渭南

第一場

〔徐晃、于禁上，『雙起霸』〕

徐晃
于禁：（唱『點絳唇』）鼓角聲高，

〔許褚、曹洪上，『雙起霸』〕

許褚
曹洪：（接唱）旌旗日耀，

〔夏侯惇、夏侯淵上，『雙起霸』〕

夏侯惇
夏侯淵：（接唱）軍威浩，

〔朱靈、路昭上，『雙起霸』〕

朱靈
路昭：（接唱）地動山搖，

衆　：（同唱）要把西涼掃。

俺——

徐　晃：徐晃。

于　禁：于禁。

許　褚：許褚。

曹　洪：曹洪。

夏侯惇：夏侯惇。

夏侯淵：夏侯淵。

朱　靈：朱靈。

路　昭：路昭。

徐　晃：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徐　晃：今有馬超倒反西涼，丞相潼關失勢，今日整頓人馬，準備禦敵。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請。

〔八曹兵、曹操上〕

曹操：（念引）威風凜凜冲霄漢，將士紛紛築城關。
假命詔馬騰問斬，滅孺子頃刻之間。

衆：參見丞相。

曹操：站立兩廂！

衆：啊！

曹操：（念詩）數十年來統貔貅，南征北剿起戈矛；
天意果然遂人願，一夜朔風建營頭。
老夫，曹操。可恨馬超小兒連日討戰，老夫營寨難立。幸喜昨夜北風大作，因此命軍士擔土潑水，一夜而成大寨，此乃天助吾也！——衆將！

衆：在。

曹操：今大寨已立，你等只可堅守，不可出戰，違令者斬！

衆：啊！

徐　晃：丞相，西涼之兵慣使長槍，吾軍當選弩弓射之。

曹　操：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

報　子：（上）報！韓遂大兵渡過北岸。

曹　操：再探！

報　子：啊！（下）

徐　晃：啓丞相：西涼全部人馬渡過北岸，潼關必不準備；若得一將，暗渡河西，搭住蒲阪津，先截其歸路，使馬超首尾受敵，賊勢必危矣！

曹　操：公明之言，正合我意。如此就命你與朱靈帶兵三千，暗渡河西，使賊兩不相應，馬超可擒也！

徐晃朱靈：得令。

〔徐晃、朱靈上馬，同下〕

報　子：（上）馬超討戰。

曹　操：再探！

報　子：啊！（下）

許　褚：丞相！馬超討戰，待俺出馬，生擒馬超孺子。

曹　操：馬超英勇，仲康不可輕敵！

許　褚：丞相！前在潼關，只顧保護丞相，不能爭戰，今日出馬與他見個高低。

曹　操：將軍既要前去，待老夫親自掠陣，以助將軍之威。此去多加小心！

許　褚：得令。——帶馬！

〔四籐牌上，許褚提刀上馬，同下〕

曹　操：衆將緊守大營，曹洪、夏侯淵隨定老夫前去觀陣。——帶馬陣前去者！

衆　　：啊！

〔于禁、夏侯惇、路昭下〕

〔曹操、夏侯淵、曹洪上馬〕

曹　操：（唱西皮搖板）

干戈耀日旌旗飄。

（接唱流水）

惱恨馬超氣難消，

一桿銀槍如電繞，
只殺得老夫棄袍割鬚望風逃。
二次裏領兵把賊勦，
我定要生擒活捉小馬超。
大隊人馬前引道——
〔曹操下馬，上山，八曹兵分下〕

曹　操：（接唱搖板）
號砲驚天地動山搖。

馬　超：（內唱西皮倒板）
統領羌兵如山倒。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接唱快板）
對對旌旗空中飄。
金槍一擺催前道——

曹操：（接唱）

咬牙切齒罵奸曹，
斫爾的首級把仇報，
老爺方把怒氣消。
門旗之下用目瞧，
陣前來了小馬超。
斬你父本奉天子詔，
你不該興兵叛當朝。
勸你回心把國保，
我保你封侯爵祿高。

馬超：呸！

（唱散板）

父弟寃仇恨未報，
狹路相逢怎肯饒！
臣盡忠來子盡孝，

與國除害在今朝。

龐德、馬岱！攻山！（攻山）

許　褚：（內）呔，許褚來也！

架住〕

〔四籐牌、許褚上；雙方兵士雙衝，分開；許褚、龐德、馬岱雙衝，分開；許褚與馬超

馬　超：呔！你老爺不殺無名之將，通名上來！

許　褚：你老爺虎癡將軍許褚是也。

馬　超：看槍！

〔架住。龐德、馬岱、八兵士，四籐牌分下〕

〔馬超、許褚起打，分下〕

曹　操：呀！

（唱散板）

衝鋒對壘似虎豹，

馬超實比呂布高；

這樣的英雄天下少，
恐許褚中他的計籠牢。
且住！看馬超越殺越勇，惟恐許褚有失。——曹洪、夏侯淵聽令！

曹洪
夏侯淵：在。

曹操：命你二人助殺一陣，不得有誤！

曹洪
夏侯淵：得令。

〔八曹兵上，曹洪、夏侯淵提刀上馬，下〕

曹操：帶馬回營去者！

（唱散板）

鑼鳴鼓響征塵擾，
兩軍將士似湧潮，
四面人聲馬咆哮——

〔八曹兵下〕

曹操：（接唱）驚天動地二英豪。（下）

第二場

〔四兵士、四籐牌上，開打，四籐牌敗下。許褚上，四兵士敗下。馬超上，起打。龐德持弓箭上，射許褚膀臂下。許褚敗下。曹洪、夏侯淵上，敗下，馬超追下〕

第三場

〔賈詡上〕

賈　詡：（念）決勝千里外，運籌帷幄中。

〔八曹兵、曹操上，賈詡迎入〕

報　子：（上）報！許褚帶傷回營。

曹　操：攙了上來！

報　子：攙了上來！（下）

〔二籐牌攙許褚上，過場下〕

曹　操：馬超啊，馬超！如此驍勇，眞乃老夫心腹之患也！

報子：（上）報！馬超挑戰。

曹操：再探！

報子：啊！（下）

曹操：先生，馬超如此驍勇，許褚受此重傷，先生有何妙計？

賈詡：啓丞相：馬超用兵，乃韓遂之謀略也。某有一計，令韓遂、馬超自相仇殺，馬超可擒也。

曹操：有何妙計？

賈詡：丞相差徐晃、朱靈暗渡河西，他營中必然聞報，馬超自恃其勇，必要親自拒敵，丞相明日可往陣前請韓遂答話，莫言兩下交兵之事，只說昔年同朝之情。回寨之後，再修書一封，着人投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改抹塗糊。故使馬超聞知，其心中必疑，疑則生亂，使韓遂、馬超自相殘害，以爲擒虎除狼反間之計，馬超可擒也。

曹操：哈哈哈！文和之言，正合我意。——來，待我親自修書。溶墨伺候！（『牌子』，修書）喚旗牌！

眾：旗牌進帳！

〔旗牌上〕

旗牌：參見丞相，有何將令？

曹操：明日老夫回寨之後，將此書信下在韓遂營中，不得有誤。

旗牌：遵命。（下）

曹操：掩門！

〔眾同下〕

第四場

〔二旗牌、楊秋、韓遂上〕

韓遂：（唱西皮搖板）

一戰驚破曹兵膽，
威風凜凜下城關。
風吹刁斗愁雲淡，

沙場征戰幾時還！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叔父。

韓　遂：賢侄請坐。適才聞報，曹操命徐晃、朱靈帶兵暗渡河西，截我歸路，倘有疏虞，如之奈何？

馬　超：既然曹兵前後夾攻，侄兒帶領本部人馬，輪流防守，可無患矣。

韓　遂：好，賢侄高見，速速前去。

馬　超：遵命！

（唱西皮散板）

曹兵膽敢將我犯，

螻蟻焉能撼泰山。

辭別叔父巡河岸——

〔上馬，八兵士、龐德、馬岱下〕

馬　超：（接唱）功成勒馬卽時還。（下）

韓　遂：（唱散板）

馬超迎敵去出戰，

緊守大營莫爭先。

〔侯選上〕

侯　選：啓稟主公：曹操請主公陣前答話。

韓　遂：哦！曹操請我陣前答話……（略思）他帶了多少人馬？

侯　選：並無人馬，只帶親隨數十餘騎。

韓　遂：哦，親隨數十餘騎！……將軍緊守營寨！

〔侯選、楊秋下〕

韓　遂：帶馬陣前去者！

二旗牌：啊。

〔上馬，圓場，四曹兵、曹操上〕

曹　操：韓將軍請了！

韓　遂：請了。丞相相約，爲了何事？

曹　操：某與將軍，一別有二十餘載，未覩尊容；本當到營一敍，奈仇敵在彼，多有不便；故請將軍陣前一會，別無他故，萬勿見疑。

韓　遂：原來如此。

曹　操：我與將軍令尊，同舉孝廉，吾嘗以叔父事之，我又與將軍共食君祿，不覺有年矣！啊將軍，貴庚幾何？

韓　遂：將近五十矣！

曹　操：哎呀呀！往日在京之時，俱是青春年少，何期又過中旬矣！唉，怎得天下清平，我與將軍共享太平也！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與公昔年共患難，
轉眼不覺兩鬢斑，
二十餘載今相見，

請哪！

容日再會敘溫寒。

請了！

〔四曹兵、曹操下〕

韓　遂：（尋思，唱散板）

兩軍對敵相交戰，

殷懃敍舊爲哪般！

來來來帶馬回營轉，

〔上馬，圓場，侯選、楊秋迎上〕

韓　遂：（接唱）不覺紅日落西山。（下馬，進內）

〔下書人上〕

下書人：門上哪位聽事？

旗牌甲：作甚麽的？

下書人：曹營下書人求見。

旗牌甲：候着。——啓主公：曹營下書人求見。

韓　遂：啊？方才陣前相見，爲何又差人前來下書？其中必有緣故！——來，書先

進，人候傳！

旗牌甲：書先進，人候傳！

〔下書人遞信，旗牌甲轉遞韓遂。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作甚麽的？

下書人：下書人。

馬　超：何人所差？

下書人：曹丞相所差。（下）

〔馬超起疑，略思，入內〕

馬　超：叔父！

韓　遂：賢侄！勝負如何？

馬　超：未交一戰，那賊望風而逃。

韓　遂：此乃賊怯戰也。

馬　超：啊叔父，適才侄兒中途聞報，曹操請叔父陣前答話，不知所言何事？

韓　遂：只說同朝舊事耳。

馬　超：安得不言軍事乎？

韓　遂：曹操不言，我豈言之？

馬　超：那曹操又差人前來下書，叔父因何瞞我？

韓　遂：哎呀，不是賢侄提起，我倒忘懷了。原書在此，拆開未觀，賢侄請看！（遞信）

馬　超：待我看來！（接信看畢）啊？這書信上面爲何都改抹塗糊呢？

韓　遂：待我看來！（接信看畢）哦，是了，想是曹操誤將草稿錯封來了。

馬　超：哼！俺聞曹操乃精細之人，焉能將草稿錯封前來！哦，是了，想是叔父與曹操同謀，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故而先將書信改抹塗糊，你道是與不是？

韓　遂：哎呀賢侄呀！原書送來，我拆開還未觀看，如何改之？

馬　超：嘍呀！想俺馬超爲報父弟之仇，統領西涼之衆，協力同心，誓殺國賊，叔父因何忽生異志，是何理也？

韓　遂：哎呀賢侄呀！你疑心太過，我也難辯。也罷，你我同到陣前，將曹操賺出營來，你從中閃出，一槍將他刺死，以表我心。

馬　超：好，若得如此，方見叔父眞心。

馬超
韓遂：衆將官！陣前去者！

〔衆圓場〕

韓　遂：韓遂請丞相陣前答話！

〔四曹兵持『月華旗』引曹洪上〕

曹　洪：韓將軍請了！我家丞相言道：多多拜上將軍，照書行事，成功之後，封將軍西涼侯。（同下）

韓　遂：呸！

馬　超：好惱！

（唱西皮散板）

聞言心頭火難按，
不由豪傑怒衝冠，
金槍一抖除後患，

〔刺韓遂，韓遂揪住槍桿，龐德、馬岱攔住馬超，楊秋、侯選護住韓遂〕

韓　遂：賢侄呀！
（接唱）賢侄休要自相殘！
賢侄呀！我並無此心，賢侄休要多疑。
馬　岱：是啊，韓叔父爲人正直，兄長不要中了曹操反間之計。
侯選
楊秋：是啊，將軍不要中了曹操反間之計。
馬　超：嘍呀！他與曹操同謀，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說甚麽反間之計！也罷！俺且回營，我看你是怎生擒我！
（唱西皮散板）
言語支吾還強辯，
休用巧言將我瞞。
馬到臨崖收繮晚，
船行江心補漏難！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下〕
韓　遂：（唱散板）

有勇無謀一癡漢，
教人心中肝膽寒。
如醉如癡回營轉，（圓場，進內）
思想馬騰淚不乾。

唉！

楊秋侯選：兩廂退下！

〔二旗牌下〕

楊秋侯選：主公受驚了！

韓遂：適才不是將軍保護，我命休矣！

楊秋：主公，馬超倚仗英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我等便滅了曹操，他也不能相讓，以末將愚見，不如暗投曹……

韓遂：禁聲！

〔韓遂示意楊秋、侯選外望〕

韓遂：啊，曹甚麽？

楊　秋：暗投曹操，不失封侯之位。

韓　遂：這……我與他父結爲兄弟，安能背之？

楊　秋：今日陣前一槍刺死主公，也是與他父結爲兄弟，安能背之麽？

韓　遂：可也是啊！方才若不是衆將解勸，險遭毒手……（略想）馬騰兄啊，馬壽成！此乃你子不仁，休怪弟不義了。——話雖如此，誰人願往曹營下書？

楊　秋：末將願往。

韓　遂：待我修書！

（唱西皮散板）

多多拜上曹丞相，
願贖前愆來歸降。（遞信）
將軍此去休慌張，
即去速回作商量。

楊　秋：（唱散板）

遵奉機密出寳帳，

棄暗投明滅強梁。（下）

韓遂：將軍退下！

侯選：是。（下）

〔『起鼓』，一更〕

韓遂：唉！吾好悔也！

（唱西皮原板）

悔不該與馬超同爲一黨，
悔不該統雄師離却西涼；
數年來才得個太平安享，
今日裏沙場上苦受風霜。
馬孟起自恃勇全不思想，
在陣前使長槍反把我傷；
他不仁我不義何必多講，
到如今我只得暗地投降。

悶懨懨好教我心中惆悵！

（唱搖板）

行不安立不寧悶坐營房。（伏案）

〔『起鼓』，馬超上，二更〕

馬　超：呀！

（唱二黃散板）

軍營二更月初上，

輾轉愁煩意徬徨。

唉！可恨韓遂暗結曹操，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被俺看破，提槍便刺，衆將解勸，都道他無有此心。爲此，卸去甲冑，悄悄到他營中探其眞假，若無此事，叔侄和好，他若眞心降曹，俺今晚便結果他的性命也！

（唱散板）

陣前之事實難忘，

人心莫測要隄防；

悄悄隱身且進帳——（鑾鈴聲）

馬踏鑾鈴響叮噹。

且住！看那旁來了一人，定是韓遂耳目，俺不免躲在一旁，觀其動靜便了！

（唱散板）

他若眞心把曹降，

管教他難逃劍下亡。（下）

〔楊秋上〕

楊　秋：（唱散板）

好個仁德曹丞相，

官封侯爵在西涼。（進內）

主公醒來，主公醒來！

韓　遂：（驚醒）將軍，下書之事怎麽樣了？

楊　秋：曹丞相見了書信，心中大悅，言道若能擒得馬超，封主公西涼侯之位……

（馬超上，暗聽）末將爲西涼太守，成功之日，另有封賜。

韓　遂：馬超勇猛難敵，須要設計拿住，獻與曹丞相方好！

楊　秋：丞相大兵隨後就到，約定放火爲號，裏應外合，哪怕那馬超飛上天去！

韓　遂：此事馬超必不準備，將軍速去放火！

〔馬超拔劍，闖入〕

馬　超：好匹夫！看劍！

〔砍韓遂，楊秋拔劍急護，韓遂逃出，馬超追出，刺韓遂，刺空，楊秋護韓遂逃下，馬超追下〕

〔八兵士分上，救火，下〕

〔龐德、馬岱分上，過場下〕

〔楊秋拉韓遂上，馬超上，追韓遂，砍斷韓遂膀臂，楊秋救韓遂下，馬超追下〕

〔八兵士、龐德、馬岱分上，同瞭望〕

龐德
馬岱：將軍！營中爲何自亂？

〔馬超上〕

馬　超：可恨韓遂暗結曹操，被俺看破，砍斷他的左膀，他與楊秋等降曹去了！

龐德
馬岱：滿營火起，速速殺出重圍。

馬　超：殺！

〔衆同下〕

第五場

〔四曹兵、四籐牌、徐晃、于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朱靈、路昭、曹操上〕

〔楊秋、侯選攙韓遂上〕

侯選
楊秋
韓遂：（同跪）參見丞相。

曹　操：後營調治！

〔楊秋、侯選攙韓遂下〕

曹　操：衆將，奮勇當先！

〔四曹兵、曹操下〕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相遇，架住。夏侯惇、夏侯淵、朱靈、路昭、四籐牌，

八兵士分下〕

〔開打，徐晃敗下，馬超追下；于禁敗下，龐德追下〕

〔曹洪、馬岱起打；朱靈上，馬岱敗下。龐德上，曹洪、朱靈敗下。四籐牌上，圍住龐德。馬超上，龐德下，四籐牌敗下。徐晃上，大戰，徐晃敗下。路昭上，敗下。夏侯惇、夏侯淵上，同敗下。于禁、曹洪、朱靈、路昭上，圍住馬超；徐晃、夏侯淵、夏侯惇、四籐牌齊上；曹兵將齊敗下。馬超舞槍下〕

第六場

〔四曹兵、四籐牌持弓箭上；徐晃、于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朱靈、路昭上〕

徐　晃：弓箭伺候！

〔徐晃引龐德、馬岱、馬超上〕

于　禁：放箭！

〔龐德、馬岱、馬超敗下，曹兵將追下〕

第七場

〔馬超上，『趟馬』，龐德、馬岱上〕

龐德 馬岱：龐德 馬岱在此！

馬超：看看還有多少人馬？

龐德 馬岱：三百餘騎。

馬超：起過了！——天哪，天！想俺只爲父弟寃仇，統領二十萬之衆，殺得曹操棄袍割鬚望風而逃，不想韓遂負義，暗地降曹，如今一戰只剩三百餘騎，活活氣……（氣抖）

馬岱：大哥不必如此，你我且回隴西，整頓人馬，再報父弟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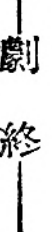
馬超：走啊！

龐德 馬岱：走。

馬超：走！

〔四兵士上，隨龐德、馬岱過場下〕

馬　超：爹爹，我父！唉，兄弟呀！……（泣下）



一九五五年 叁月 望日

定價 ¥ 3,900